

黃帝素問真解

趙樸初題



清·高士宗著
于天星 按

錢塘高士宗先生註

黃帝素問直解

本草榮原
金匱集註
鶴山堂藏板

2k08 16
—

黄帝素问直解

(清)高士宗著 于天星按

出版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印刷三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22¹/₂ 字数：578千字

1980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600册

科技新书目：141—21

统一书号：14176·28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黄帝素问直解》系清代康熙年间名医高士宗的一部作品。本书对我国早期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颇多发挥，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多年以来，一直未得重整刊印。

为适应目前中西医药科技人员之急需，现据中医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木刻本重新校勘整理刊行，并于每篇之后附有重整者的补充说明和讨论意见。

本书作为重要的医学历史文献，可供高中级中西医在教学、科研中阅读和参考。

出版说明

我国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国医学经典文献。该书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从整体观念出发，总结了前人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涉及到当时的哲学、天文、物候、历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它不仅对推动发展我国后世中医学起了重要作用，且对我们当前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促进中西医结合，仍将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黄帝内经素问》原书古奥，颇难理解。自唐王冰以来，注家辈出，各有见地；但往往有乖经文原意。有鉴于此，清代名医高士宗对《黄帝内经素问》一书殫心研注十载，《黄帝素问直解》始得告竣，可见其用心之苦。据《清史稿》载：高氏名世栻，字士宗，少时家贫，初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幸愈，翻然悔之。乃从张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同流俗。志聪著《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继之，又注《伤寒论》，晚著《医学真传》示门弟子。

高氏所著《黄帝素问直解》，汲取了前人张景岳、马莳、吴崑以及其师张志聪等注释《内经》的经验，以简捷通畅的笔风，从经文本意出发，联系实际，常在注释中，仅以寥寥数语，便中肯地道明其旨，颇能一目了然，实符“直解”之意，堪称可贵而难得的研究《素问》的重要文献。

考虑到目前中西医药教学、科研工作者的急需，现据中医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倡山堂刊本为底本，又参考其后光绪十三丁亥（1887年）浙江书局据康熙三十四年倡山堂刊本重梓本等进行校勘整理。

这次重新整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为了能使读者尽悉原著要旨，对原文中凡属明显刊误之错别字，径予改正，不加注明；但是对于有关学术见解性者，则一律保留，不予更动；

二、为了阅读时方便，在编辑时，按经文与注释，分别采用不同型号字体予以衔接横行排印；

三、根据原书旨意，予以标点；

四、每篇末又附有讨论意见，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联系临床实际，作了若干必要评述，根据不同情况，有多有少，意在提纲挈领启示读者进一步钻研，尽量避免繁征博引，以词害意。

据此，期望重新整理版本《黄帝素问直解》一书的付梓——能为热心研究祖国医学经典著作的同志提供一份参考文献。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谢忱：

——赵朴初老，欣悉本书出版，特亲笔提笺；

——中医研究院付院长赵锡武老，对序言凡例等重要部分亲自阅示，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铁民先生，同样对本书有关部分予以热情指导；

——中国科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领导及有关同志，对于各馆所藏版本及其参考版本，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北京中医学院巩固本教务处长，关怀出版本书，并委托陈雅洁同志，对于本书的拍摄事宜予以协助；

——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第一期研究生很多同志，更期待本书出版，并且给予了很多具体帮助；

——方药中、耿鉴庭二位先生，分别撰写序文及跋语，对于本书的源流及其意义，作了评价阐述，很能启人，颇益读者。

于天星 一九七九年五月

方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学著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及与疾病作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根本部份，因此它也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药学必须首先加以继承整理和认真钻研的经典性著作。

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运动论”，它认为“天地一体”，“五脏一体”，“人与天地相应”，“成败倚伏生乎动”，把人与自然界密切联系起来，把变化和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对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认识是：“脏象论”，把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活动的外在表现作为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并以之直接指导临床实践；对疾病本质及人体发病学的认识是：“正邪论”，把疾病的发生认为是正邪消长进退的表现；对临床诊断治疗的手段和要求是：“辨证论治”，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全书以当时盛行的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作为阐述自己的认识和归纳自己经验的说理工具，这就为中医药学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在当前认真发掘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特别在认真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时候，研究它就更有其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阐述《内经》这部书的学术思想，帮助后学更好地阅读原书，历代学者不少人曾经对本书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整编和注释工作，他们各有特点，对于后世学习和研究《内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清·高士宗所著的《黄帝素问直解》是其中比较令人满意的著作之一。高氏著述说理比较深透，文字也比较通畅易懂，确具“直解”特点，应该说是一部学习和研究《内经》比较好的参考书。但是这部书由于出版甚少，流传不广，能够看到本书的人实在不多，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现在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需要，重新出版本书，并在重版时由于天星同志加以校勘和

整理，而且在每篇之末又附以若干讨论意见，这就更有利于了解《内经》这部书的精神实质以及高氏的学术思想，这对于我们当前学习和研究《内经》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本书重整出版之际，出版社索序于余；余不学无文，何敢言序。但感到当前学习和研究《内经》十分缺乏较好的参考读物，本书出版将增加一种学习《内经》的参考书，心中是十分高兴的，因此不揣浅薄，欣然命笔。希望能够通过本书的出版，把学习和研究《内经》的学术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聊志愿望而已，豈有他哉。

方药中 书于北京中医研究院
时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素问直解序

著书家书成必序，序者，序著述之由，约以数语明此书之有裨于世也。余于《黄帝素问》一书殫注十载告竣，名曰《直解》。自谓有是经宜有是解，有是解宜付剞劂，会于吾心，质之古人，吾事毕矣，又何序焉？孔安国序《尚书》云：伏羲、神农、黄帝书谓之三坟，皆言道也。《素问》以阴阳之理，阐天人之道，天地阴阳俱于人身，人身阴阳同于天地，苟非其人，此道不明。今以轩岐论而问之儒，儒必不知，諉诸医；复以轩岐所论而问之医，医且茫然，无以对。呜呼！《素问》之传数千百年矣，数千百年之不明，何日明之！儒与医之不知，何人知之！且夫轩岐开医道之原，而轩岐经论不彰，方技为旁门之尤，而方技伪书日盛。医安苟简，畏其所难，必以轩岐《内经》教医，天下其无医哉！嗟嗟！是犹杨墨之言，充塞两间，一旦语以孔孟之学，必讥其迂远而不切于用矣。诚如是，则余以是解解轩岐，亦即以是解质轩岐，不必质天下也已，又何序焉？虽然，序之而不欲序伤之也。心焉伤之，无可语者。然豈竟无可语者，聊存数言，以俟后之君子。

时康熙乙亥之春 钱塘 高世栻士宗题于侣山讲堂

凡例九条

一、素问内经，乃轩岐明道之书，开物成务，医道始昌。虽秦燔毒，而医书独全。后之注者，或割裂全文，或删改字句，剽窃诡道，实开罪于先圣。如灵素合刻，纂集类经是已。惟王太仆、马元台、张隐庵注释，俱属全文。然字句文义，有重复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经改正者，有以讹传讹而弗加详察者。余细为考较，确参订正，庶几补圣经，下裨后学。

二、六经文史，历代有名卿大儒互参考订，奕世宗仰。至医门经论，未得名儒硕士繙阅鑒梓，故茫无征信，即《素问》一经，各家虽有注释，余详观之，非苟简隙漏，即敷浅不经。隐庵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余不得已而更注之，题曰“直解”，世之识者尚其鉴诸。

三、隐庵先有集注之刻，不便雷同，故曰“直解”。注释直捷明白，可合正文诵读，非如张太嶽《四书直解》，其训詁有不可读者。

四、《素问》八十一篇，原遗阙二篇，今已搜补矣。每篇名目，俱当诠释，茲刻不第诠释篇名，即篇中大旨亦逐为指出。一篇之中，分为数节，盖以词论冗繁，略分节旨，使观者易于领会耳。

五、轩岐《素问》谓之圣经，不容假借，无奈后人著作方书，偏剿袭其义，摘取其文，而经脉针刺之理、三才运气之道，茫乎若迷，呜呼！世如斯、医如斯，学道者又如斯，则经几晦于方技，将见素问内经徒寄空名于天壤耳！后之业是道者，当知篇章字句，皆属珠璣，毋容稍为去取者也。

六、是注体会先圣微意，言言中的，字字见解，而一针一血，尤必深入浅出，俾千百世后，永为画定不易之说，庶轩岐问答之神，跃跃纸上，而至精至微之理，炳若日星。然道非浅近，故本经云：非其人勿授、非其真不传。余之劳心神、历寒暑，以成此解，亦第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已，此复何计哉。

七、《素问》注解，不下十余家，余多方购览，而明显入彀者，十不得一。然世之学者，但知诸刻纷纭，其中是非莫辨、真伪难分，余豈能执余注而告诸人曰：余解是真也，非伪也。噫！必不能矣！所以虽付剞劂，要亦信诸吾心，质之轩岐，不冀人之知也。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后之君子，或嗣而续之，倡而明之，又余之深幸也夫。

八、《素问》论人身阴阳、血气，藏腑、经脉，而无治病之法，是以数千年来，医家咸置不问，盖意理精深，无从探讨。是解则理明义达，不冗不漏。然必诚切研求，潜心会悟，始能得其旨趣。昔者，余著《伤寒集注》，梓以问世，亦可谓理明义达，不冗不漏矣，而研求会悟，似鲜其人，因思《素问》之书，亦犹是也。言念及此，良可悲已。

九、《素问直解》外，更有《本草崇原》、《灵枢直解》、《金匱集注》圣贤论剖劂告竣。尤有《医学真传》之梓，盖本神农、黄帝、仲景诸书，而详明识证施治、品方用药之法也。余尝谓圣贤经论，犹布帛菽粟，布帛御寒而必为之衣，菽粟救饥而必为之食。《医学真传》亦为衣而使人可衣，为食而令人可食也。然必经论俱成而后梓也，姑有待也。

目 录

出版说明	(V)
方序	(VII)
素问直解序	(IX)
凡例九条	(X)
第一卷	(1)
上古天真论一	(1)
四气调神篇二	(9)
生气通天论三	(15)
金匱真言论四	(24)
阴阳应象大论五	(32)
阴阳离合论六	(49)
阴阳別论七	(53)
灵兰秘典论八	(62)✓
第二卷	(66)
六节藏象大论九	(66)✓
五藏生成篇十	(76)
五藏別论十一	(84)
异法方宜论十二	(87)
移精变气论十三	(91)
汤液醪醴论十四	(95)
玉版论要十五	(100)
诊要经终论十六	(104)
脉要精微论十七	(111)
平人气象论十八	(123)
玉机真藏论十九	(132)

第三卷	(145)
三部九候论二十	(145)
经脉别论二十一	(154)
藏气法时论二十二	(159)
宣明五气篇二十三	(169)
血气形志篇二十四	(173)
宝命全形论二十五	(177)
八正神明论二十六	(183)
离合真邪论二十七	(189)
通评虚实论二十八	(194)
太阴阳明论二十九	(203)
阳明脉解论三十	(207)
热论三十一	(210)
刺热篇三十二	(216)
评热病论三十三	(223)
逆调论三十四	(232)
第四卷	(237)
疟论三十五	(237)
刺疟篇三十六	(249)
气厥论三十七	(255)
咳论三十八	(259)
举痛论三十九	(263)
腹中论四十	(270)
刺腰痛论四十一	(278)
风论四十二	(284)
痹论四十三	(293)
痿论四十四	(301)
厥论四十五	(306)
病能论四十六	(313)

奇病论四十七	(318)
大奇论四十八	(324)
脉解篇四十九	(331)
第五卷	(340)
刺要论五十	(340)
刺齐论五十一	(342)
刺禁论五十二	(344)
刺志论五十三	(349)
针解论五十四	(352)
长刺节论五十五	(358)
皮部论五十六	(362)
经络论五十七	(366)
气穴论五十八	(368)
气府论五十九	(376)
骨空论六十	(386)
水热穴论六十一	(396)
调经论六十二	(402)
缪刺论六十三	(415)
四时刺逆从论六十四	(427)
刺法论六十五（亡）	(495)
本病论六十六（二篇补梓六卷）	(510)
标本病传论六十七	(432)
第六卷	(439)
天元纪大论六十八	(439)
五运行大论六十九	(448)
六微旨大论七十	(461)
气交变大论七十一	(476)
第七卷	(527)
五常政大论七十二	(527)

六元正纪大论七十三	(555)
第八卷	(615)
至真要大论七十四	(615)
第九卷	(665)
著至教论七十五	(665)
示从容论七十六	(668)
疏五过论七十七	(673)
征四失论七十八	(677)
阴阳类论七十九	(679)
方盛衰论八十	(687)
解精微论八十一	(692)
附件:	(697)
一、仲学辂：《倡山堂素问直解》	(697)
二、耿鉴庭：《重整〈黄帝素问直解〉跋语》	(698)

1

1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一

《素問》为《黃帝內經》，本太素浑元之理，阐天人合一之道。谋诸岐伯，开示诸臣。虽岐伯之言居多，而黃帝之问实启之。故后世以《黃帝內經》九卷，称为《素問》。汉·班固《艺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上古天真论第一篇

上古者，黃帝之时追溯混沌初开，鸿濛始闢也。天真者，天性自然之真，毫无人欲之杂也。帝欲寿天下之民，故言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今时之人不能也。更欲昌天下之后，故言人寿虽年老有子。而今时之人，又不能也。终举上古真人，乃上古天真之人也。中古至人能同于上古之真人者也。其次有圣人，其次有贤人，能学中古之至人，无愧于上古之真人。故名《上古天真论》。

昔在黃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徇，循同。长，上声。下仿此。

史臣叙《黃帝素問》，而先为纪述之。黃帝姓公孙，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继神农而有天下。生于轩辕之丘，故名轩辕。以土德王天下，故号黃帝。在，察也。史臣追述而稽察之。故曰昔在“生而神灵”。度越凡流，天授之圣人也。“弱而能言”，生而知之，弱年卽能立言也。循，顺也。齐，正也。“幼而徇齐”，年虽幼，能顺其正也。敦，诚信也。敏，通达也。“长而敦敏”，长则诚信通

达，垂拱致治，教化大行也。“成而登天”，帝铸鼎于鼎湖之山，鼎成升仙，群臣攀龙髯而莫及也。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为帝师，故史臣称为天师。帝欲天下之人，寿同上古。故问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度，越也。年越百岁，而动作且不衰。今时之人，年仅半百，而动作皆衰者，豈古今时世之异耶？抑不得其道而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言非时世之异，乃人自失其道也。上古之人，其知养生之道者，能取法于天地之阴阳，调和于五行之术数，知阴阳术数之道，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以养其形，不妄作劳，以安其神，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此所以春秋皆度百岁乃去也。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乐，音落，下同，余篇倣此。今时之人，不知养生之道，而且戕贼其生。酒能乱性，若以酒为浆，则心不由理，而以妄为常矣。以酒为浆，则身不由心，而醉以入房矣。醉以入房，是以欲竭其精也。以妄为常，是以耗散其真也。竭精耗真，则不知持满之道以养身，不知随时御神之法以养心，但务快其心，而其身则逆于生乐，致起居无节，不能形与神俱，故年半百而动作皆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惔，憺同。上古圣人，恐人为外邪所侵，故教下也。凡四时不正之气，皆谓之虚邪贼风，教其避之有时，其心则恬憺虚无，而本元之真气从之，不竭其精，时御其神，则精神内守，外知所避，内